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血菩提

(满族) 朱春雨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满族) 朱春雨

血 菩 提

浪漫的满洲·之一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90

血 菩 提

作者：朱春雨

责任编辑：潘宪立

责任校对：李超英 祁 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14千

印张：14.125

插页：6

版次：198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09-4/I·308

ISBN 7-5063-0310-8/I·309

定价：6.15元(平) 9.15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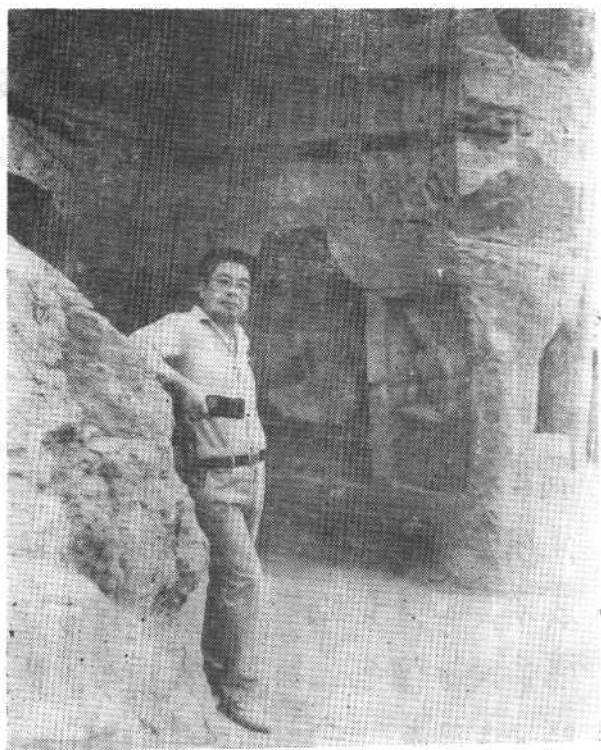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文 学 小 传

朱春雨，满族，一九三九年生于辽南。最初无心从文，但因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被拔了“白旗”，想学理工的愿望落空，改弦更张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专修班，当过场记、编辑和俄语译制片的翻译，从此陷入文学泥淖。

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相继在《大公报》、《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长白山原始密林里度过，吃了十多年苦头也因此见识了另一层次的人的命运。此间曾两次受到政治审查，那是些相当孤独的日子。一九七八年底调入北京，为部队专业作家。迄今发表过的作品逾三百五十万字，多为长篇。获过全国、全军文学奖。有影响的作品是：《山魂》、《沧桑小户》、《在人海里》、《沙海的绿荫》、《亚细亚瀑布》、《橄榄》、《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莫斯科笔记》和翻译小说《格拉妮娅大婶，您好！》等。

现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



朱春雨

你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在一團漆黑閃爍的塵埃里？陽光是稀薄的，流水是污濁的，
樹木的殘肢掙扎在狼藉的炭灰里，沒有夕陰森
的拖~~拔~~，沒有~~了~~神秘的窸窣，大火劫餘的焦
土~~露~~蓋着凄惻、蒼涼甚而是~~怖~~^悲，糾纏不休地敲
打着良心的門扉。那些幸運的根子、生命力頑
悍的執著、不知降格的禽獸，注定還舊消除這
滿目~~瘡痍~~^{瘡痍}，只是那絕非從前的你。此刻~~我~~^我
才明白，世上從來就沒有過輕鬆的生存，因此
我不再做得意的夢，你的呻吟、啜泣和吶叫，
讓我的每個毛孔都充滿戒慄；一雙憂郁的眼
睛浸透酒氣，一~~樣~~^樣啞啞腫腫的血，~~四~~^四鎖着古
老的隘口，把尊嚴和隱私拴上子孫繩，~~封~~^封進毒

作者手迹

神造人时即生奴役

人造神时即生褻渎

——一个智者说

第一章

一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在一团金光闪烁的尘埃里？阳光是稀薄的，流水是浑浊的，树木的残枝挣扎在狼藉的炭黑里，没有了阴森的挺拔，没有了神秘的窸窣，大火劫后的焦土覆盖着凄惻、苍凉甚而是恐怖，纠缠不休地敲打我良心的门扉。那些幸运的根子、生命力顽强的虫豸、不知深浅的禽兽，注定还会消除这满目疮痍，只是那绝非从前的你。此刻我才明白，世上从来就没有过轻松的生存，因此我不再做得意的梦，你的呻吟、啜泣和吼叫，让我的每个毛孔都充满战栗；一双双忧郁的眼睛浸透酒气，一杆杆乌黑的枪口吞噬腥膻的血，封锁着古老的隘口，把尊严和隐私拴上子孙绳，装进柔韧无比的鹿皮口袋，供奉在西炕的祖宗板儿上，一代一代地顶礼膜拜，那是你千真万确的族的历史，于是我便不能没有你，虽然我明知不会再有你……

幽深的长白山密林里那块小小天地，你是我的祭坛，为了

死去的和活着的，为了将要死去的和将要活着的，我愿听一千遍神鼓，磕一万次响头，把自己作为牺牲献于神的脚下。那迷茫的浓雾里飘游着我的灵魂，苦苦地恋在一片废墟上，人们看见的我是一个傀儡，已经不是我。那时候的我有饕餮般的胃口，跟大学里的一名女同学打赌，一口气就吞下去了十五个苞米面窝窝头；那时候管食堂的人手脚要比今天的干净，因此每个窝窝头按二两计再减去抽条减料系数，至少也在二斤七八两以上，我让那名女同学实实惠惠破费了三斤粮票。那时候的三斤粮票比现在的三十元钱还要珍贵。我一直想还她三斤粮票，不料她后来成了我的妻，给我解除了债务感。我跪在我的祭坛前坦率地承认，那时候我饥饿，我们都饥饿，从精神到物质；我们像一张张干鼓皮，一敲咚咚震天响，喊着勒紧腰带还清外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神圣口号，凛然地度过肚皮空洞的青春。

我们是七个人抑或是八个人在雾里摸索。一条窄窄的大车道据说是非常古老的，有一处称为二十四块石的废墟是渤海国的建筑遗址。从这里经尼什哈（今吉林市龙潭山）、勒额墨（今伊通大孤山）西联蒙古南接叶赫（今吉林四平）、罗站（今辽宁莲花）转奉天（今沈阳），直向北京城；朝东，经江密峰、额赫穆（今天岗一带）、拉法、退特、义气松、额穆赫索罗、塔拉、毕尔罕、沙兰、蓝旗沟，直到大清朝皇族远亲六兄弟据守的边地要塞宁古塔贝勒（简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这是一条埋葬着传奇故事的古驿道。据说可听得见站丁们急如星火的马蹄声。它就埋在这泥土里。

我们这个小小队列里有人要去解洩，拨开路边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那边还是阴霾的雾。不过凭一种沉重的声音可以断定，

雾里边是树林，而且是很大的一片树林，至于树林那边是什么，就很难推测了。那解洩的人半天才赶回来，他带回来一股诱人的气息，勾引着我某种潜在的欲望。我仔细打量他，发现他嘴丫子上挂着一滴嫩嫩的果实的浆汁。随后我也身不由己地去狗尾巴草那边去解洩，我看见林子里边有片苞米地，庄稼的气味果真能把人迷醉，我差一点晕倒。还用说吗，我当然也尝了尝新粮的滋味。我很佩服我们当中的第一位窃食者，他或许根本不是去解洩而是感觉到那片苞米地，用二十多年后的话说，我怀疑他有特异功能。我也为自己庆幸，由于及时发现了他的行径而闹了个亚军。我比他粗心得多，满头挂着苞米胡子，启示了每个人的胃口。于是我们一个一个地去窃食。好在路很长，那块林间的苞米地偏又是顺路的长垄地，每个人都有果腹的机会，包括三位女同学。不过其中一位女士显然没干这勾当，她虽然也去过那片苞米地，带回的不是果实浆汁和苞米胡子，却是一脸揶揄神色，这神色和我们这个除她而外的行窃团伙的情绪颇不协调。她是我们这七个人抑或是八个人的头儿，她要对我们此行的一切负责，她这样说过。别人并不把她的神色当成一回事，甚至根本没注意这码事儿，我却不能，因为我打赌吃掉过她的十五个窝窝头。只是这时我完全没料到她后来会嫁给我。我多厌恶她的趋时的精明——她能在新衣服上打补丁，以表示对贫穷的热爱。

依旧是雾。大约太阳已经当头了，雾色不再灰暗，转而发红，转而发蓝，红蓝相接的地方是黏稠的紫色。路边没了狗尾巴草，肯定杯子里也不再是那片苞米地。湿润松软的林间腐殖土浸透了夏天的雨水，时不时粘掉我们的鞋；松、榆、桦混交的杂木林子里，青苔正恣意地发育，滑溜溜地害得我们直摔跟

头。最可气的是沼泽里的塔头草，看上去怪挺实的，等你踩上去，它就往下沉。我们的头儿就这么一头栽进发酵的漂着锈沫子孑滋生的臭水里。是我把她捞上来的，而且在后来的三十里山路上一直背着她。是不是我的大丈夫气概从此点燃了她的爱情之火，她至今也没向我证实过。

这七个抑或是八个人中，我是长得最敦实的一个。一米七零的男人在八十年代算是等外品标准，在那饥饿的年代我已算不错了，加之我这个满族后裔不是尖嘴猴腮身单力薄的那支血统，倒是肥头大耳膀宽腰粗这支的传人，是个硬邦邦的车轴汉的胚子，二百斤麻袋包上肩一阵风，况乎背个女人？这时我肚子里装足了青苞米，根本不打撺。难受的是莫名其妙的悸动时不时从光滑的异性肌肤的摩擦处泛起，弄出心里几下急跳、太阳穴几下鼓胀。天神阿不凯恩都哩在上，仁慈的万厉嬷嬷^①在上，布施福泽的祖宗在上，我心里半点邪念都没有。恕我孤陋寡闻，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人间曾有过一个弗洛伊德能够出神入化地解释这种悸动；我被这种悸动蹂躏得恍恍惚惚，觉得随时都会绽发布在大雾深处的暗箭，了却这种悸动和这种悸动蹂躏的我。可是这幽深的森林里除了我们呼吸的回声，竟死一般的宁静。

按照公社书记画的图推算，我们已经离开古驿道十来里了。一条大车道被一条河挤得紧贴着陡峭的山壁。山间的河是急性子，哗啦啦地在雾里喧闹，看不见它有多宽的水面，自然也看不见激艳的波光，它就这么隐蔽地流进松花江，流得那么远，流得那么久。它从什么时候直流到今天？还会这样流多久？这是

^① 满族萨满教中的女神。

谁也说不出答案的。能回答的只有它的名字，它叫玛发（满语，爷爷的意思）河，玛发河——爷爷河，长白山密林里一条小小的水脉艰难而又执著地流淌着。河上有桥，桥面是整根的粗木头敷成的，三五年换一次，桥墩是钢筋水泥的。后来我才知道，钢筋水泥的桥墩是日本关东军修讨伐道的时候浇筑的，用到今天纹丝未变，看来还能用许多年。他妈的，小日本，阿利嘎道靠塞依么斯（日语，谢谢）！

河边的柳毛棵子里有知了叫。雾的森林是窒闷的，森林的雾是燥热的，盼着有风没有风，盼着有雨没有雨，到了生产大队所在地时，我们七个抑或八个人，全是一身臭汗，尤其我，裤裆成了个水葫芦。这个生产大队叫蓝旗边外，十有八九这一带有过一道类似盛京柳条边那样的控制打围、放牧、采山货的篱笆墙，墙里是或大或小的满洲八旗的正蓝旗兵防地，墙外有这么个屯堡。我曾查过方輿地志，那上面记载这个蓝旗边外的位置在耶律氏的辽代便是铁器、马匹、人参、貂皮、生金、北珠、白附子、松实、蜜蜡互市的樵场，有过季节性的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荣。千年过后，剩下的是两排歪斜的木刻楞村舍夹着一条泥泞的村道。公社书记画的图标明，一进屯第三个大门就是大队部；我们在该有第三个大门的地方没看到大门，连大门框都没有，倒是有一条癞皮母狗卧在埋过大门框柱脚的土坑旁，见了生人也不叫，伸着又薄又瘦的舌头叹息。好不容易在一堆陈年劈柴样子堆上找到了块朽了的木牌子，才确信面前横三间顺三间的低矮残破的房子是大队部。谢天谢地，我们还在挂泥的木刻楞墙壁上隐约看出“大队卫生所”五个白灰写的字，可惜门锁着，窗户虽然也关着，用化肥袋子纸胡乱掩塞的窗洞可以钻进去。先是看见房梁吊下根绳子在扭动，我

惊恐得喘不上气来，继而看见绳子下头吊的不是人而是个不大不小的麻袋包，也就心平气和了许多。我们连一点进去的念头都没有，一是那年头的青年胆儿小，更因为屋里除了墙上贴的几张黄旧褪色的预防天花、痢疾、霍乱的挂图，什么也没有。当然，仔细看去，地上倒是有几颗鼠粪。

有没有人啊？连声喊，没应声的。一团又变得灰白的浓雾涌进院子里，那条癞皮狗讨厌我们打扰了它的长梦，好歹总算叫了一遭，似乎耗掉了不少气力，又软软地卧倒地上。这年头，人肚子空，吃人屎的狗未必肚子充实。

喂——一声不安的人喊。

汪——一声吃力的狗叫。

接下去是深邃悠长持久的人喊与狗叫的回声，足见四周的雾里是高大陡直的障碍，是森林？是山崖？我们像掉进一个乐器的共鸣箱里，弄得自己被自己的腔子发出的呼叫吓得打冷战，一路臭汗凝在鸡皮疙瘩上。我摆脱了说不清的那种悸动，把背上的女士搁到大队卫生所的窗根下，说是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找找看。

等等！窗根下的女士是不是被这个过于沉寂的典型环境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我不得而知，反正她喊住了我，说：带上介绍信，还有公社书记开的这个条子。

我成了一员斥候，打探这个陌生的所在。并非毫无顾忌地走着，屯里这条路不仅泥泞，而且绝不平整，水洼和石头、乱木头没有规则地布摆开去，让你走不稳站不牢。噌的，一个不小的东西从身后的雾里蹿到身前的雾里，噌的，又一个更大的东西从身后的雾里追到身前的雾里，旋而在离我不远的前方发出殊死的惨叫……细致辨认，才把一个生死的圆环看清：一只

猫咬住一只黄鼠狼，一条狗咬住了那只猫，而垂危的黄鼠狼却一下叨住了狗尾巴，它们在雾和泥泞里旋转着。我这时发现这屯子还有一道十字交叉的街，拐弯的地方有一支缓缓移离的队伍，传出一个孩子喑哑的哭声。这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没有响器没有号啕，陪那孩子喑哑哭声的是带着泥水动静的沉重脚步。雾虽浓，掩不没高挑的一幅引魂幡，三尺长的红布缀着三角形的黑幡头，轻轻摆动着标示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界定一个人的肉体限度，于是这个肉体从无到有又还原为无。他怎样存在过，恪守过怎样的章法，有过怎样的欲望和怎样的行为，全丢给活人去议论了，这蓝旗边外对于死者失去了意义，他带走他所拥有的岁月，蓝旗边外还继续存在，但也不是他的岁月里的蓝旗边外了，这空间永远属于活着的人而不属于死了的人。那引魂幡告诉我，死的是满族，按我故乡的习惯叫法，是旗人。下葬时候，死者的亲属将拼命去撕扯此时庄严高擎的引魂幡，把一块幡补丁缝到孩子衣服上，据说可以驱鬼避邪。我敢肯定我的幼年佩戴过这种灵物，不然不会发达得畜生般健壮并活到今天。我久久地注视那引魂幡，幻构着一个灵魂的形状……

那时候我却没想到我的长白山密林之行是我终生悲哀的起点。

二

我们七个抑或是八个人：一个昏迷，因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其余的全拉肚子，我想是因为路上的生苞米。

生产大队长佟二窝瓜露面儿是在晚上，他听说我们病了，便带着人去开厢房卫生所的门，把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的麻袋包放

下来，取出一升黄豆面和一把陈年大烟葫芦，又吩咐谁把麻袋包再吊回房梁上，还说：再把那绳子上抹点耗子血，免得耗子顺绳儿爬到麻袋上作害东西。耗子那玩艺才好呢，一闻到同类的血腥气，它就躲得远远的。苍白羸弱的油灯光下，很难弄准佟二窝瓜的岁数，倒是他这段防鼠言语，真够我受用一辈子了。我时常设问：人闻到同类的血腥气是怎样的？

这就是山里人的药！佟二窝瓜把黄豆面炒给昏迷者冲水吃，我们喝了一通大烟葫芦水，都挺管用。隔天全精神抖擞了，才看清佟二窝瓜的一脸晦气——昨天的丧事是他家的，他老婆，临了浑身浮肿得水泡泡似的，连鞋都穿不上了。可怜哩，这也是活了一回。

佟二窝瓜掩饰着悲伤，还是没有悲伤？他一本正经地看看我们的介绍信：这么说，你们全是省城里的大学生？学文学的？咱这山里头连个小学堂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文学。

我们想了解历史，你们这儿有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吃足了炒豆面的女士代表我们发言：我们要写公社历史、乡镇历史。

历史？历史顶饭吃？最好没有历史，大伙儿过个舒坦日子。佟二窝瓜回道。

队长，你可不能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是开展社会大课堂，配合社会主义教育……我们的头儿板起面孔。

嗯，嗯，好！好！那就开展吧！配合吧！你看我该干什么？佟二窝瓜抹搭着松弛的大眼皮，这双眼年轻时一定挺标致。

第一步工作，我们要搜集材料，主要是采访那些能讲故事的老人。我们的头儿说。

这好办。咱这个队有的是讲古儿扯淡的能手。这当街就有个关大唠。佟二窝瓜扳着指头往下数。

不是讲古儿扯淡，要让那些政治可靠又有阶级斗争经历的人讲历史。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我们头儿是多么令人生厌的角色！可我们那会儿一致认定她是位巾帼能人。

佟二窝瓜可能有些不高兴，抬手一推脑油渍透了帽子，提高了嗓门儿：关大唠亲手打死过日本兵！

那太好了！还有这样的抗日老英雄吗？我们头儿不在乎佟二窝瓜高兴不高兴，她满意于自己的启发式的谈话。她很会为自己寻找满足，有这样本事的人是会长寿的。

于是我们又听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萨满爷张吉喜，聋子大伯张九十三。他俩在更深的山里。

我的头儿或者说我们这七个抑或八个人的女王，指挥分组行动。她把我当成冲锋陷阵骁勇善战的保镖呼唤于左右：走，你跟我们一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说的“我们”里还有另外一名女同学。

我们要去的更深的山里叫巴拉峪，那是个生产小队。

佟二窝瓜一眨眼间到了院子里，屁股上呼哒着一块随处坐下都能隔凉防潮的毛皮；毛皮上粘满泥污尘垢，凡眼看不出是鹿皮、狍皮还是平常的牛皮，左右不会是狗皮。谁要是戴着狗皮帽子进满族人家，那和骂祖宗差不多；如果把狗皮帽子丢到供祖宗板的西炕上，你就休想囫圇着出这家的门。人说这个同昨日一道逝去的强烈的拜物意识，来自狗族中的一员救过努尔哈赤的传说。为此颇有些考证，以为是图腾崇拜，可那是努尔哈赤他们爱新觉罗氏的事，别的氏族何苦也跟着起哄？想来还有别的原因，我们的先民畜犬为役，打围追兽，迷山寻路，走